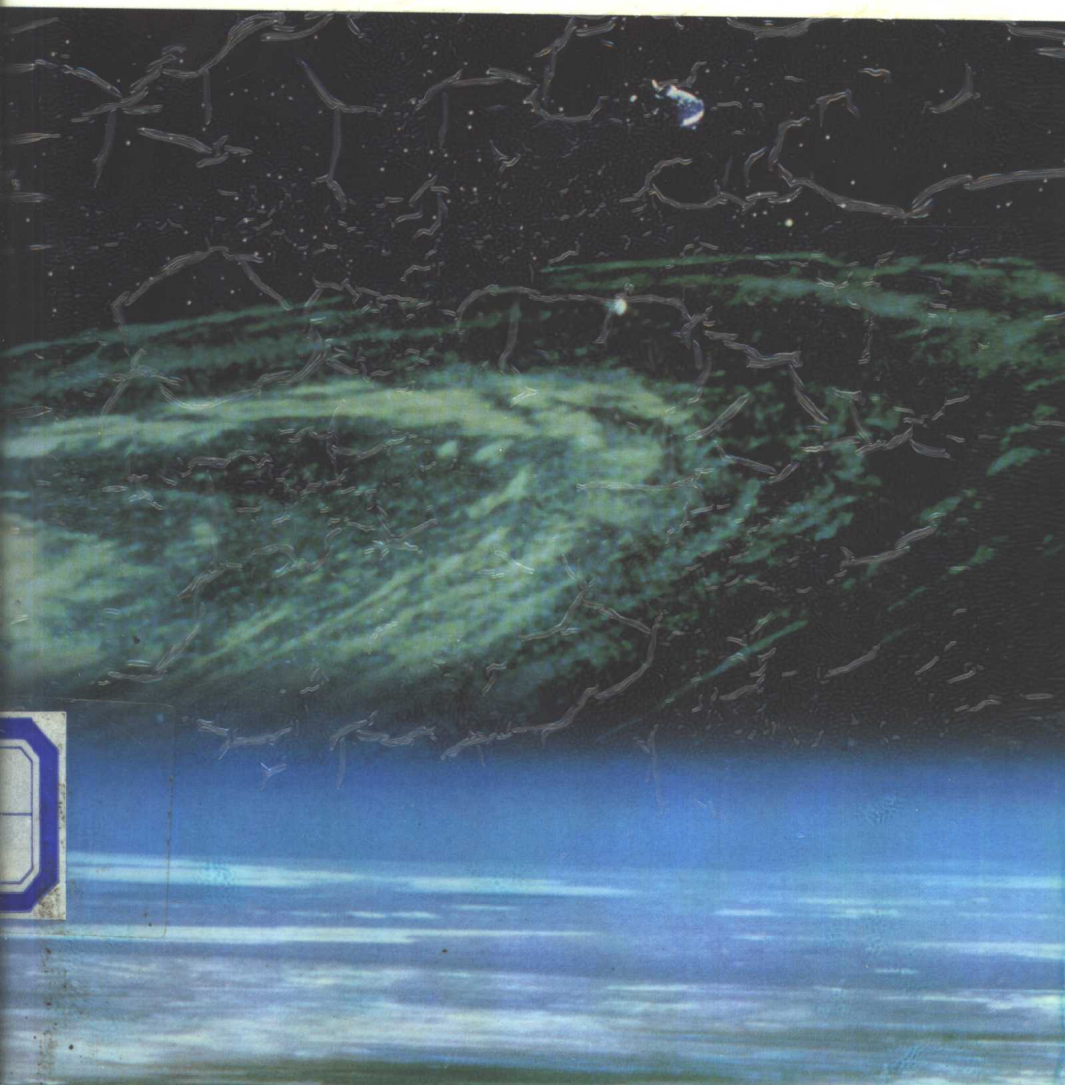


汪应果 著

灵魂之门

文化大散文系列



说 明

经中央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新闻出版署批准,原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上海分社、知识出版社(沪),自1996年1月1日起,更名为东方出版中心。

灵魂之门

汪应果 著

出版: 东方出版中心

(上海仙霞路 335 号 邮编 200336)

发行: 东方出版中心

经销: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

印刷: 昆山市亭林印刷总厂

开本: 850×1168(毫米) 1/32

印张: 8.5

字数: 188 千字 插页 5

版次: 1999 年 6 月第 1 版

2000 年 2 月第 3 次印刷

印数: 15,001—20,000

ISBN 7-80627-422-7/I·144

定价: 17.00 元

内 容 提 要

本书是中年学者汪应果对现实社会和人生以及中外历史文化中某些重大问题所作思索的系列文化散文结集。

全书古今沟连、中西兼涉,显示了宏阔的视野和“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的寻索追求精神。全书由“神曲——天·地·人”、“往事亲情”和“小卷阿魂祭”三部分组成。“神曲——天·地·人”在虚拟的大背景下展开作者上天入地的神游,以真幻交织的手法,表达了对当代诸多现实及形而上问题直至灵魂去从的探索性思考。“往事亲情”里,《圣保罗大教堂》涉及宗教及与人性的关系等向为人们忽视而较有深度的问题。“小卷阿魂祭”则通过魏源的故事,对在一个半多世纪里,文化、知识英才屡屡遭逢劫难的历史作了欲哭无泪的祭奠。

全书洋溢浓郁的人文精神,并以思考的前卫和富有创见见胜,有助于人们拓展思想视野,以更开放的心态和更成熟的智慧,应对即将到来的 21 世纪里的各种难题和机遇。

本书献给我的爸爸
他教我怎样做一个中国人

想起了夸父(代序)

很小的时候我就翻过《山海经》，那是本很好玩的小书，一打开泛黄发脆的封面，就可以看见形形色色的山魑鬼怪的形象：有用一根棍子穿胸而过的山鬼，有长着蛇身一头一个脑袋的女妖，有头顶矗立双峰的怪物，有胸前裂开峡谷的魍魉……他们都很可爱、好玩，全然没有一点令人可怖的地方，这大概是因为作画的人是怀着如今很时髦的作家所怀有的“零度情感”，全然不想吓唬我们这些孩子的缘故。

在其中有一则故事叫作《夸父逐日》的，我印象尤其深，这行文字是这样的：

夸父与日逐走，入日，渴，欲得饮，饮于河、渭，河、渭不足，北饮大泽。未至，道渴而死。弃其杖，化为邓林。

那个时代的孩子多少都懂点古文，看着图也能猜出个大概的意思，于是在我的脑海里刹时便浮起一幅画面：在一轮光焰夺目的日轮中，一个巨人拄着拐杖朝着光明不停地跑，跑。渴了，喝，喝完了，跑，直至倒地而亡。这幅画面后来常常在我打着摆子、烧得昏昏沉沉的时候出现在眼前，于是在幻象中我那干渴的嗓子仿佛被烧着了似的冒着烟。

以后大了一点，我突然对这一则神话的意思感到难以理解了。我觉着这位夸父简直有点神经兮兮的，到底为了什么需要

这么死乞白赖地追着日头跑？你总得说出个动机来吧？是想拴住太阳为自个儿照明呢，还是纯粹为着好玩儿？神话里可是什么也没有说。

再以后我进了大学，读了希腊的神话和传说，就越发地感到不可理解。因为在希腊的神话里，有关太阳的故事，多少还有些功利性，比方那位古希腊的太阳神的儿子他驾太阳车就不仅是为着好奇，更多的还是为了炫耀。而这个夸父渴得要死，累得要死，单单为着一个“入日”，于名于利于保命都一无用处，他这是何苦来呢？

我不由得不思考这个问题。古代的神话总应该有着某种符号的意义。

直到最近，我突发奇想，终于弄懂了这个问题：原来中国人的祖先是地地道道的理想主义者，而夸父，则是中国人当中第一个为了纯粹理想而英勇献身的人。

谢谢我们的先人，谢谢夸父，他们以其至高无上的追求、艰苦卓绝的行动为我们开辟了一方疆土，给我们留下一个光辉的榜样。

如今，当我们经历过疟疾般的热病，当我们埋葬了崇高和神圣，再一次感到饥渴难忍的时刻，要不要再一次地去寻索？在我，已经没有任何其他的选择。我想起了这个世纪一位伟人鲁迅说过的话：哪怕前面是坟，也必须走过去。

毕竟是又到了世纪之末。一个世纪以前的人类的理想经过了一百年来前赴后继的奋斗，有哪些是实现了的？又有哪些是空中楼阁？有哪些经验值得总结？又有哪些教训必须记取？这都是必须有人去认真梳理、认真反思的工作，也是我们这一代思想界所不能回避的责任。

回眸世纪，多少历史的烟云在胸中漫卷，多少战争的硝烟在

眼前弥漫，多少英雄的儿女已饮恨长眠，多少代人的憧憬、希冀、追求、奋斗乃至挣扎，连同着他们的眼泪、汗水、鲜血，以及初恋时长留记忆之中的吻，都已像梦、像朝雾、像氤氲一样消亡。

放眼世界，十月革命的红旗已被十月革命故乡的人民亲手降下；二次大战后取得民族独立的国家有不少仍在专制制度的重压下呻吟，在那儿，战争、分裂、疾病、贫穷，像瘟疫一样四处蔓延；即使在西方发达国家，也同样被吸毒、失业、爱滋病，以及生存的幻灭所深深困扰。整个地球被人类的严重污染糟践成一个重病缠身的老头儿，他头发脱落，犹如失去植被的裸露地表；他皮肤痠裂，犹如干涸龟裂的荒原；他沉重地咳嗽着，让大块大块的土壤塌陷，口中喷出弥散在空中久久不能散去的火山灰；他发着高烧，让热浪一阵阵袭击北方的大地，让南方的村庄淹没在洪水之中……人类，你到底要往哪儿去？地球，你到底要飘向何方？

也许，生活在二十世纪末的人们并不比生活在本世纪初的人们要好多少。那么，我们的父辈们，你们当年的理想难道就没有存在的价值？你们当年的奋斗难道就经不住时间的筛选？也许，这里有迷惘，有无知，有误入歧途，有成长中必然遇到的不成熟。然而，当年燃烧在你们胸中的理想之火，却仍然深深地激动着我的心。毕竟，生命就是在死亡深渊的上空走钢丝，不进则退，在环境巨大的压力之下，它不得不以自身的奋争来维持奇妙的平衡，而这一切都离不开理想的激励。即使你们并没有留下一个更为美好的世界，但我仍谅解你们并始终珍藏着你们留下的理想的火种。

也许，理想在实施的过程中被注定要和初衷相背离，人类也注定要一次又一次地被理想所欺骗，就像海明威笔下的《老人与海》，当老人历尽千辛万苦把那条大鱼拖回海岸时，他发现带回

来的只是一副巨大的骨架。人算不如天算。尽管如此，又有谁会嘲笑老人的固执而不被他那伟大的人格力量所深深折服呢？

如今，当英雄主义遭到嘲笑，当犬儒主义受到褒奖，当庸俗的小市民习气像泥石流一般地冲击着人文精神的大厦时，我又想起了夸父。当然，我绝不会用什么“零度情感”，更不屑用什么“没有立场的立场”。在这个世纪之交，我会站在大地上，该说就说，想唱就唱，哪怕震破自己和旁人的耳鼓。

夸父在我们的前头，追吧！

1997年12月1日夜

目 录

想起了夸父(代序)	1
-----------------	---

神曲——天·地·人

序曲	3
地狱篇	6
净界篇	11
天堂篇	18
“天命”可畏	18
“上帝”的思想	21
面临“复杂”	25
雅典娜的金灯盏	34
灵魂篇	46

往事亲情

爸爸	63
何士元先生	89
巴金和我	96
风风雨雨无名氏	102
狮城三原色	112
南大情结	123

绮色佳	131
罗得岛州政府大厦	141
圣保罗大教堂	148
毛特皮利尔之光	177

小卷阿魂祭

小卷阿魂祭缘起	187
美洲月夜浮卷阿	194
士群崛起战争前	202
读史筹边二十年	208
风云际会小卷阿	213
鸦片战争三英豪	223
漫漫长夜灯一盏	228
十年浩劫毁卷阿	232
惊世文章纸苍生	243
劫后魂祭话余波	254

神曲——天·地·人

序 曲

不知自何时起，兴许就在盘古开天辟地的那一瞬间，清浊分离，玄黄相拒，盘古随手拈出五块巨石，分别铭之“天、地、君、亲、师”，挂在其间。久而久之，巨石得了灵性，见风即长，愈粗愈壮。它下以昆仑诸峰为基础，上托日月苍穹为华盖，环柱龙吟蛟戏，瑞云幻绕，景象蔚然。

不知过了多少个八万四千年，须菩提长老的门下收了个金猴。它只为一时性起，把五根石柱悉数推倒。这一来犹如打开了潘多拉的魔盒，放出了但丁曾在黑暗森林中撞见的狼和豹，人世顿成一条沸腾的沥青河，横流的人欲咕嘟咕嘟地冒着黑色的泡。

不知又过了多少个八万四千年，河旁终于来了一位随化长老，他端详着五根断裂的石柱，又把它们一一扶立，只是到了“君”柱跟前，他横看竖看，觉着这个“君”字刻得很不顺眼。字做“𠂔”状，分明是一个人两手相叉，支在额前，只留出一张大嘴，专供发号施令之用。随化长老心想：是了是了，难怪中国人有句古话叫做“君子动口不动手”，又有句古话叫做“彼君子兮，不素餐兮”。原来君子是又要支派人还要多吃多占的家伙，怪不得中国

历史书上有“暴君”之称，似这等君王，留着何用？这么一想，他决定给石柱换个名称，左想右想，终于想到了一个“人”字。他觉得，普天下的文字当中，唯汉字“人”设计得最好，此外像“PERSON”（英）、“ЧЕЛОВЕК”（俄）、“PERSONA”（意）等等都不能传达出这个万物灵长之神韵于万一，你看它两腿分开，躯干挺立，头顶苍天，脚踩大地，活脱脱塑出个天地精华的形象。

随化长老正思索间，忽闻隐隐传来天籁之声：“‘人’字代‘君’，万万不可，莫如以‘国’字代之。”

随化长老默想片刻，摇摇头，说出四条道理。

其一，古训“天、地、君、亲、师”中亦无“国”字，盖“国”已为“地”、“君”二字包涵：所谓“地”，一国之土地；所谓“君”，一国之君王。今以“人”代“君”，“国”之含意也尽在“地”、“人”二字之中了。

其二，中国文化自来缺少尊重个性的成分在内，然而二十一世纪为信息世纪，人自为战，人自为产，再不把发展健全的个性纳入中国文化体系之中，中国人将断难面对未来世界的挑战。

其三，以“人”代“君”、代“国”，虽一字之差，观念迥异。“人”不应是“国”的附庸，不应是帮衬任何一个大数字后面的零。相反，“人”应是“国”的基础和前提。由此想起鲁迅的话：“个性张，沙聚之邦，遂立为人国。”可见，“人”应在“国”的前边。

其四，大凡发达国家如美利坚诸国，个性受尊重、得张扬，但国民爱国热情并不稍减。由是观之，个性非但不削弱“国”之概念，反愈坚之。这么一想，随化长老的决心就定下来。

于是，“天、地、人、亲、师”五柱重新矗立，有道是：天地本一体，人与天地谐，父母授精血，师长传道业。这五个字不仅把宇宙万物的本原关系推到至高的位置，而且也把西方的个性主义、个性解放，纳入正确的轨道。这就是说，个人应该普遍受到尊重，应该摆脱权力的束缚，但个人又必须首先自觉遵循天地造化

之法则，尊重双亲师长之教诲，这样的个性解放才拥有最广阔的空间，这样的个人才是真正顶天立地的巨人。

天、地、人，宇宙中的三极。

西方人没有处理好这三极关系。于是中国有位好心的老先生提出来让西方人来学学中国人的“天人合一”。然而，只要看看中国被砍伐几尽的森林植被，看看北方如月球表面裸露的荒原、南方如阴沟排污的河流湖泊，看看诸多风景名胜几乎变成垃圾场，中国人就很难自吹拥有什么“天人合一”的好传统，真是愧煞先人！

一切未经现代科学、理性之光照耀的古代中国人的智慧，都是很靠不住的。

同样，把个人立为至尊，这对于中国人，亦犹如从卑躬屈膝的篆字“𠤎”进化成昂首阔步的行书“人”，其历程将是十分漫长而艰辛的。这不应是充满专制意识的官场中人，不应是充斥官本位腐臭的儒林中人，不应是重钱轻骨的生意场中人，更不应是流氓意气的草野中人。这应该是全新的人。

有新人出，有五字立，华夏定然一片祥和。

我就是在随化长老平去“君”字改刻“人”字的时候见到他的。

我请他收做弟子，他转过脸来，一对睿智的眼睛从又长又白的寿眉后面上下打量我，问：“随化而来，随化而去，有何可学？”

我长揖相拜，说：“先生之言差矣。若能随化，心必无所住，亦有所住。若无先生指点，晚生断难达到此一境界。”

随化长老微微一笑，说：“看来你悟性极好”。沉思半晌，他伸出指来，在我额上一点，说：“人需捧喝，你只需指点。去吧，先度三界，以求至极。”说完，已隐身不见。

我经他一点，顿觉如醍醐灌顶，通体清爽轻盈，心有所思，身随心至，于是开始了我的上天入地的神游。

地 狱 篇

当人生的下午，我迷失在一个黑暗的森林之中。

那曾经令但丁吓得魂不附体的豹和狼又出现在我的眼前。他们诡秘而狰狞的目光死死盯住我，喉咙里不时发出低低的吼声，流露出他们面对猎物压抑不住的兴奋。

但是我不怕，我自知已炼就“金刚不坏身”，随身还带有最新一代的便携式电脑，可以跟世界上任何一个地点任何一个人联络。我走到豹的跟前，在它前额上重重拍了一掌，把它打了一个趔趄，命令说：

“走，前面带路，领我进地狱！”

豹和狼十分不情愿地低吟着，知道碰到了个更厉害的对手。这个人既不像那个只会喊“救救孩子”的狂人，也不是一味叫着要放火烧吉光屯的疯子，更不是哭声比狼嚎还难听的魏连殳之辈。这个人头脑清醒，目光直抵无边界的宇宙边缘，浑身上下无懈可击：说他代表了宇宙中的质(M)也可，说他汇聚了宇宙中的能(E)也成；他无处执著，又无处不执著；他“离一切相”，又“即一切法”。

豹和狼默默对视片刻，知道无法拗过我的意思，便夹起了尾

巴,引我进入一深不可测的黑暗的深渊。

我迎面便碰到了阿 Q 和小 D,只见他们双双揪住对方的辫子,嘴里不停地骂骂咧咧。阿 Q 的情绪似很激动,厚嘴唇里吐出的“妈妈的”,成为他要表达的每一个意念的必不可少的形容词。我在一旁听了许久,才勉强听清他的话:

“妈妈的不准革命!妈妈的我穷得只剩一条裤子不革命能干什么?妈妈的要不是你,我早就成了将军……最低也是个妈妈的县团级……妈妈的我要吴妈……”

我在一旁实在看不过,便上前拉住了阿 Q 的手,说:“阿 Q,不准你革命的是赵太爷和假洋鬼子,跟小 D 有什么关系?你凭什么打他?”

阿 Q 对我白了一眼,说:“你懂个屁!”说完便重重“嗨”了一声蹲在地上,一声不吭,神情似有无限懊恼。

这时从黑暗中走出了茂才公,他对我说:“你是有所不知,未庄后来有天晚上过红军队伍,有个女兵找到土谷祠,要阿 Q 去约小 D、王胡一起参加革命。王胡先找着,跟着队伍走了,后来成了将军。小 D 找了大半夜才找着,红军此刻早走了,他们黑灯瞎火跟着一支队伍走,天亮才知道是土匪。就这么,未庄后来除了出土匪就是出将军,别的什么也不出,你说阿 Q 不怪小 D 能怪谁呢?嗨,这叫做全系一念之差呀!”

阿 Q 听他说完,便仰面看着我,问:“你从外面来,知道行情,不知下面可还会有革命没有?我只等下次机会了。”

我笑起来说:“怕是机会不再会有了吧。”

阿 Q 听了顿时流露出很失望的神情,他吐了口唾沫,骂了声“妈妈的”,又揪住小 D 打了起来。

我又向下走去,来到另一层的门口。我看铁门上钉着“看客”的牌子,便走了进去。这里是一座极大的厅,里面挤满了鬼